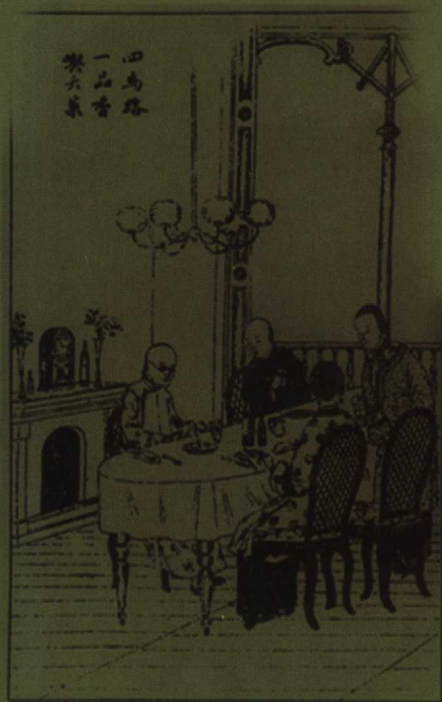


世纪经典之「滑稽」系列

汤哲声 编选

万 能 本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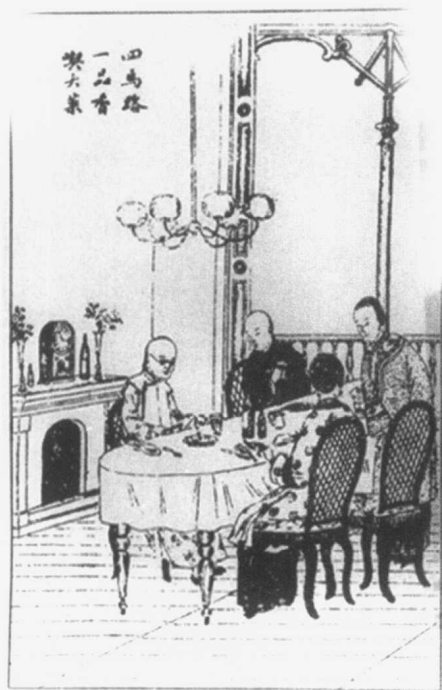


文化艺术出版社
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世纪经典之「滑稽」系列

汤哲声 编选

万 能 术



文化艺术出版社
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万能术/汤哲声编选. —北京: 文化艺术出版社, 2004. 8
ISBN 7-5039-2576-0

I. 万… II. 汤… III. 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现代
IV. I246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080414 号

万能术

编 选 者 汤哲声

责任编辑 帅 克

责任校对 张 莉

封面设计  张易

版式设计 宝 华

出版发行 **文化艺术出版社**

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 号 100029

电子邮件 whysbooks@263.net

电 话 (010) 64813345 64813346 (总编室)

(010) 64813384 64813385 (发行部)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三河市印务有限公司

版 次 2004 年 9 月第 1 版

200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880 × 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 11.125

字 数 230 千字

书 号 ISBN 7-5039-2576-0/I·1208

定 价 18.0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印装错误, 随时调换。

前言

20 世纪中国的小说丰富多彩，除了鲁迅等人的精英小说外，还有大批的市民小说。所谓的市民小说是表现市民的文化观念、以市民为阅读主体的小说。

市民小说从题材上分主要有社会小说、言情小说、武侠小说、侦探小说、滑稽小说、宫闱小说、历史小说、奇幻小说等等。与精英小说接受外国的文化观念不同，20 世纪中国的市民小说继承的是中国传统的文化观念，是中国传统的美学观念在新时期的新的表现。它们的特点突出地表现在三个层面上。文化上，它们表现的是中国传统的世俗道德文化。小说写的是中国市民最关心的事情，用的是中国市民价值标准评判是非。中国市民成为一个较大的社会阶层也就是 20 世纪的事情，其成员基本是由“乡民”转化而来，他们是以中国传统的道德作为处事为人的标准。市民的文化标准直接规范了市民小说的文化标准。市民小说也写人性与人情，但是与精英小说侧重于人的人生观念、社会观念和思想观念不同，它们更侧重于自然人性与自然人情。好奇、幻想、情欲、杀伐、推理……人类各种情感是它们表现的主要内容。因此，市民小说并不要启蒙民众、提升民众，而是煽情于民众、表现于民众，它们激发的是人的本能的人性与人情。在叙事方法上，20 世纪的市民小说继承了中国传统小说讲故事的特点。重情节，而不重结果；追求事件的曲折和传奇，小说的可读性很强。



20 世纪中国的市民小说相当地繁荣。在 1917 年以前。市民小说一统中国的文坛。1917 年以后，它们与精英小说双轨并流。进入 80、90 年代，在中外、雅俗的交流之中，市民小说更是蓬勃发展。毫不夸张地说，市民小说在中国 20 世纪的小说中占据了半壁江山。与精英小说一样，市民小说也出现了很多著名作家。徐枕亚、包天笑、周瘦鹃、张恨水、程瞻庐、程小青、孙了红、金庸、琼瑶、李碧华等人的作品都曾风靡海内外。与鲁迅等人的小说一样，市民小说中也有相当多的作品成为了中国 20 世纪小说的“世纪经典”。它们与鲁迅等人的精英小说一起立体地和多方面地构成了 20 世纪中国小说的总貌。

精英小说与市民小说是 20 世纪各具美学特征的小说类型；它们没有高低、贵贱之分。但是，长期以来中国的创作界、评论界对市民小说重视不够，使得大量的优秀作品被埋没了。这一次我们编选《世纪经典》系列小说就是要将那些有价值的市民小说重新展现出来，让读者能够多方面地把握中国 20 世纪小说创作的总体面貌。我们的编选原则是：一、重视所选小说在 20 世纪中国小说发展中的地位，强调其历史价值。二、重视所选小说的可读性，强调其“市民小说”的美学特征。三、重视所选小说的影响性，强调其曾经有过的阅读面。四、重视所选小说的原始性，强调其史料价值。所选作品基本上选自于作品最初连载的期刊，除个别异体字作了整理外，其余均保持原状。既然称之为“世纪经典”，就要经得起多方面的检验。是否达到了我们的目的，请同行与读者指教。

汤哲声

于苏州大学北校区宿舍

2004 年 7 月 26 日

目录

前言 / 汤哲声 / 1

葫 芦 / 程瞻庐 / 3

万能术 / 徐卓呆 / 189

笑之教育史 / 吴双热 / 314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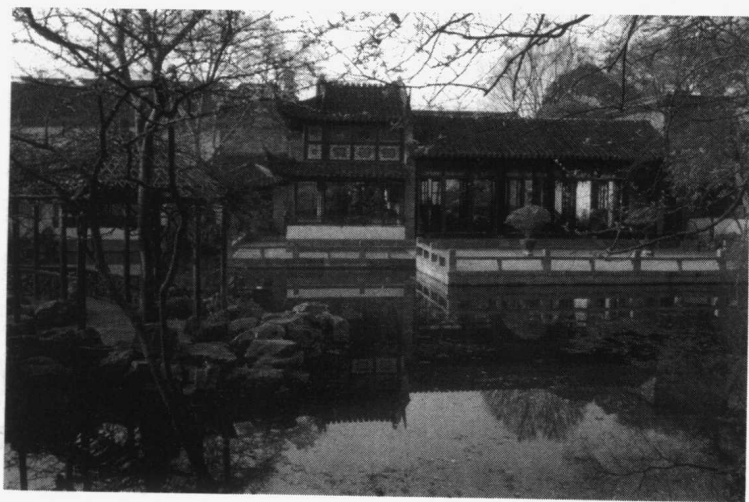
角先生 / 汪仲贤 / 330



目
录

葫 芦

程瞻庐



第一章 恩太太出殡的盛况

莽乾坤一个大葫芦！
舞的舞，歌的歌；
哭的哭，呼的呼；
大葫芦里的颠倒众生，
一辈子昏昏沉沉，糊糊涂涂。
上自王侯将相，
下至走卒厮奴，
古往今来、今来古往，总跳不出这个太极图。
葫芦，葫芦，兀的不闷煞人也么哥？

葫芦不是医家盛药的东西么？从前盛药用葫芦，到了现在，大概都盛在玻璃瓶里的了。然而人家只说：“葫芦里卖甚么药？”不说：“玻璃瓶里卖甚么药？”只为玻璃瓶里的药，是取公开主义的；虽然封裹完密，依旧瞧得出内容。而且瓶上的标签，早已写明是丸，是散，是胶，是丹。唉！神秘的人生，却和葫芦里装的药差不多！甚么吉凶咧，祸福咧，离合咧，悲欢咧，这都是闷葫芦里的药；要不把闷葫芦打破了，谁也没有爱克司光的眼睛，谁也瞧不出里面装的是丸，是散，是胶，是丹。

可是话又说回来了，幸而闷葫芦不是透明的玻璃，一时瞧不出内容，要是一瞧便知道了，那么大家都有先见之明，识得趋吉避凶的法，从此大家只走平安道，吉利路，太平坊，从此有吉无凶，有福无祸，有合无离，有欢无悲。好虽好了，但是，大家度那单纯的生活，也没有什么趣味可说。从此世界归于寂寞，再也不会发生甚么历史上的材料；没有历史，便没有小说，只为吉凶祸福离合悲欢，都是比较而出的，既无凶祸，哪有吉福？既无离悲，哪有合欢？单纯的事实，不能构造历史，便也不能构造小说。照此说来，这葫芦里的药，万万不能给人家一瞧便知道了。这些话不关本文，只是《葫芦》的卷头语。

来！来！读者的眼光，快快随着我笔尖儿进行。这不是苏州城里的干将坊么？干将坊附近一带人家，挤满了许多挨肩擦背的人。“来了”、“快来了”这般的呼声好不热闹。长的，短的，肥的，瘦的，坐的，立的，破着工夫瞧热闹，吃过午膳，便在这里等候。盼了又盼，望了又望，不厌不倦，贪看这破天荒的新鲜话巴戏。

新鲜话巴戏，谁都说是第一次瞧见的；不但年轻的这般说，便是白发老人，自少至壮，自壮至老，张着眼睛瞧那六七十年中的奇事，侧着耳朵听那六七十年中的异闻，天下事波谲云诡，不知经历了多多少少；要是今天这般的话巴戏，委实见所未见，闻所未闻。

“来了，快来了，”一群小孩子起劲得了不得，一壁奔跑，一壁喊。惹得两旁的观众，个个伸长着头颈，拭抹着眼睛，信以为真，其实却上了小孩子的当。

究竟是甚么的新鲜话巴戏呢？其实今天的玩意儿，说是



葫芦·程瞻庐

戏却不是戏，说不是戏却又是戏。编书的须得郑重声明，“今天苏州城里举国若狂，看的是李公馆里的大出丧。”

大出丧稀甚么罕，苏州城里的大出丧，一年中不知有好多次，怎说是破天荒的新鲜话巴戏呢？编书的又得郑重声明，“旁的人家大出丧，确是大出丧，不是戏；李公馆里的大出丧却是破天荒的新鲜话巴戏。”

大出丧没有过，街坊上沸沸扬扬，都是议论这桩事；他们怎样的议论呢？读者诸君，来！来！我的笔尖做介绍，把下文说长道短的话，介绍给诸君知晓：

“奇闻，奇闻，苏州城里的新闻，愈出愈奇了。”

“只听得老鼠做亲，不听得猫儿出殡，怪事怪事。”

“你别猫儿猫儿的在嘴里乱嘈，给丧家主人家知晓了，面子上不好看。”

“为什么呢？”

“李公馆里全家上下，对于这个猫字，是犯忌讳的。”

“来了，快来了，”又有许多小孩子沿路宣传，引得众人伸着头，站着脚，都向东看。但是依旧空气作用，大出丧还没有到来，方才打断的谈话，重又继续。

“李姓对于这个猫字，怎样避忌讳呢？”

“他们对于现在出殡的这只猫，可算是至恭且敬的了。小时节，唤它恩小姐；大时节，唤它恩奶奶；老时节，唤它恩太太；待到恩太太死了，停柩在感恩轩足有十年之久。每逢岁时令节，总是极诚致祭。听说李姓主人在西跨塘替恩太太建造坟墓，经营了好多年，至今才得落成。今天出殡后，明天便要安葬，这位恩太太，真个生荣死哀啊！”

“这般大场面，替一只猫儿治丧，太不成体统了。”

“民国成立以来，体统两个字，早不成了说话。无论甚么出身卑污的阿猫阿狗，只须身后留下几个造孽钱，一样可以排场阔绰，招摇过市地大出丧。可是话又说回来了，阿猫阿狗纵然出身卑污，毕竟是人，毕竟是国民一分子；现在李公馆里大吹大擂，替那老雌猫举行很体面的丧礼，似乎说不过去。有了猫出丧，自有狗出丧；有了狗出丧，将来龟出丧，鳖出丧，敢怕闹个不了呢。”

众人里面，有一位白发老者，听了旁人议论，晃了晃头颅，似乎不以为然，他便发表他自己的见解：

“诸位，不是这般讲。据老夫看来，寻常的猫儿死了，至多不过如《礼记》上说的：‘敝帷不弃，为埋马也；敝盖不弃，为埋狗也。’掘一个土坎，深深地埋葬便够了，万无铺张扬厉，举行大出丧之礼。但是，李公馆里的恩太太，断然不能当做寻常的猫儿看待。诸位，须知李公馆里倘没有这位恩太太，只怕十余年前，早已闹出绝大的变端来了。自古道：‘知恩必报。’今天举行的大出丧，虽然轶出范围，只是把恩太太功德想想，这也算得应有的报施。诸位，须得替丧主人家谅解一二。”

“照此说来，你老人家定知其中的原委，倒要请道其详。”

“说来话长，待我慢慢地讲起。……”

“来了！来了！真个来了！”这般喊叫的人，潮水般地涌来，那老者理一理银髯正待披露情由，又被这喧声打断了。众人也不暇向老者盘问原委，都是目不转睛地瞧那大出丧到来。远远见两匹银鬃马上骑着两名身穿素服的家人，手擎着高脚牌，这便是仪仗里的路由牌啊！开道马过去后，便听得轮声辘辘，当先两名开路神，头如笆斗，身長丈余，手执着



葫芦·程瞻庐

开山大斧，摇摇摆摆地过来；大模大样，威风十足，实则里面空空洞洞的没有心肝，倒也算得万恶军阀的代表啊！开路神过后，接着便是马鼓手、军乐队、清音班，后面彩盖飘扬，长幡招展，好不热闹煞人。比及真容亭到来，引得两旁观众，一阵喧笑：原来玻璃镜架里面，装着一幅老雌猫的铅照，白毛蓬松，拖着一条黑尾，头上有黑色双桃，这是猫谱上的铁棒打樱桃，铅照上面五个铁线篆，叫做恩太太遗影，花圈环绕，到处生香，人家见了，当然笑不可抑。

真容亭前，还有几个长袍短褂的人物，手执长香，毕恭毕敬地送殡。旁人纷纷指点，说这花白胡须的便是李芍溪老先生，那个十余龄的公子哥儿，叫做李玉奇。

待到功布到来，大家好生诧异，谁躲在功布里做孝子呢？自有人舒头探脑，在那功布缝里偷看，又不禁喧笑起来：原来功布里面有十余名男佣女仆，每人捧着一只猫，大的也有，小的也有，纯白的也有，纯黑的也有，黑白相间的也有，猫儿在功布里呜呜的叫，仿佛在那里举哀，这一群猫，都是恩太太的猫子、猫女、猫媳妇、猫女婿、猫孙、猫外孙。

“哈哈，猫孝子来了。”

“猫也有孝子，可见得禽兽尚有天伦。”

“禽兽尚有天伦，这真叫做猫犹有伦咧。”

恩太太的灵柩，是用独幅香楠制成的，和手提箱一般大小。灵柩装载在轿车里面，花球簇拥，装潢美丽，驾着两匹头高高气昂昂的白马，缓缓地过去。天下事奇奇怪怪，不可思议，很雄壮的白马，替那已死的老雌猫拖车，白马有知，能无哭煞？

马车后面，又有十多辆送丧的车，都载着李姓的眷属，

就中惟有李姑奶奶哭得最苦，把丝巾掩着眼睛，在车中恣情痛哭，料意她和恩太太定有特别的感情，所以哭得这般模样。

绝后空前的猫出丧，很带些滑稽性质；要不是深悉李姓的家庭状况，定说李姓这般举动，太觉奇异，太不近人情了。还有许多好事的朋友，预备雇了船只，待到来日，去看恩太太下葬。只为恩太太的坟墓，建筑得异常考究，甚么墓门墓道，一一完备，是西跨塘一带数一数二的佳城。李姓主人还花着重金，请一位斗方名士，撰一篇《恩太君墓志铭》。斗方名士是以润笔为前提的，只须酬金丰富，无论甚么乌龟贼强盗，总是歌功颂德，竭尽拍马的能力；何况这位恩太太很有记载的价值呢。撰成以后，还请书家书丹，名工勒石，听说这篇恩太太墓志铭，撰的好，写的好，刊的也好，真不愧艺林三绝咧。

自从苏州城里发生了这桩奇闻，茶坊酒肆中，少不得当做谈话资料。就中也有知道恩太太历史的，也有不知道恩太太历史的；便是知道恩太太历史的，也不过仅知大略，不能够有个具体的报告。可惜看出丧的那位白发老者，不知跑到哪里去了。要不然，请他在小茶寮里泡一壶香茗，慢慢儿把这件事的始末情由，披露一遍，岂不直截了当么？

白发老者的行踪，人家不知晓，编书的总知晓的。他看了猫出丧回来，才走过一条巷，便被人唤住了：

“若洲老伯到哪里去？小侄今天登门奉谒，听说老伯到干将坊看出丧去了，因此一路寻来，侥幸在这里相遇。”

若洲把那人仔细一看，是一个落魄少年；严寒天气，兀自穿一件旧棉袍，年纪不过二十左右，弯腰曲背，精神颓丧，面带着香灰色，是有嗜好的天然表现。看来似乎面熟，却一



葫芦·程瞻庐

时想不出是谁。那人见若洲沉吟模样，便报告自己的姓名：

“老伯，贵人事忙，竟不认识小侄了。小侄杨少仁，今日奉着父命，特来奉访老伯。”

“你父亲是谁啊？”

“家君杨仁安，曾和老伯在一起儿办过事的。”

“你原来便是仁安先生的令郎，尊大人闻说抱恙，现在怎么样了？”

“老伯，说也可怜，家君不幸身故了。一切衣衾棺木，完全



无着；家君临歿时，曾向小侄嘱道：杜若洲先生，是我的旧友，我昔年虽然亏负了他，但他老人家不念旧恶，我死以后，你去央求他，定肯援手。”

“可怜！可怜！尊大人早负盛名，只落得这般下场，为人在世，何苦，……唉！我也不说了，你府上在何处呢？”

“便在前面盐仓巷。”

“那么我和你去瞧瞧情形，再作计较。”

于是杨少仁陪着杜若洲，同往盐仓巷走；三间破屋里，偃卧着一个死人，冷清清充满着愁惨的空气，只有一个江北妇人，在那里守屋。若洲瞧这情形，十分慨叹，嘴里不说甚么，只是默默地在心头思量：

“仁安，仁安，你是工于心计的人，人有千算，天只一

算，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。”

若洲在身边皮夹里摸出一叠钞票，数了一遍，授给少仁道：

“这五十块钱，你且拿去作为零碎的开销，衣衾棺木，待我向同仁堂里去接洽。明日大敛后，便抬往西跨塘杨姓坟上去埋葬了。入土为安，也算了却一桩大事。”

少仁在这当儿，眼圈儿都红了，向着若洲再三道谢，言定来日早晨大敛，由同仁善堂，运柩到乡间祖坟上去安葬。若洲点了点头儿，辞别少仁而去。

少仁为什么红着眼圈儿呢？他并非为着老子死了，哭得眼圈儿红，他只是见着若洲摸出皮夹，一五一十地数那钞票，不由得眼睛里火绰绰发生奇热，因此把眼圈儿烧得红了。若洲走后，他随后也走了。他不耐烦陪伴死者，早已一溜烟钻入赌场，看青龙白虎去了。

杜若洲毕竟热心，替杨仁安料理后事；他是同仁善堂的董事，一言之下，死者的衣衾棺木，都有了着落。但是死者的命运太不济了，有了衣衾棺木，却没有了孝子。孝子哪里去了呢？一宵工夫，把五十块钱输得一干二净，自知无颜见人，只得暂时躲避。盖棺时没有人亲自含殓，出材时没有人麻衣相送，一叶扁舟，载着这具棺材，到乡间去安葬。葬的一天，恰值恩太太下窆的日子，一壁厢异常热闹，一壁厢格外凄凉，杜若洲瞧着故人份上，另雇着小舟，同往乡间监督着善堂里的土工，把仁安的棺木葬讫。默默地说道：

“仁安，仁安，宁人负我，我不负人，平时受你播弄的人，今日里却会来送你的葬；一抔黄土，埋却你心计千条，可怜！可怜！”



葫芦·程瞻庐



若洲感慨了一会子，离着孤坟，正待回舟；却不料邂逅相逢，在船埠旁边遇见了两三知己，都是来瞧恩太太下窑的。正待唤舟回去，若洲便请他们同坐一舟，以免寂寞，解缆以后，舟中畅谈恩太太的事略，以及杨仁安失败的历史，这一席话，却成就了在下的一部《葫芦》小说。为什么呢？只为他们三四人中间，有个我在。看官记着，葫芦的底样，是在舟中得来的，以后许多文字，只是依样画葫芦罢了。

第二章 铁棒打樱桃

要想儿孙，须要嫡嫡亲亲，及时下种。
央个媒翁酒数钟，
订个婚期礼一通，
吉日逢，
摆下一个彩轿花灯，
彩轿花灯，
迎进我那拙荆新宠。
那时节，鼓乐丁东，鱼水和同。
洞房中，兰麝拥；
香衾内，云雨浓。
巴得个坐产临盆，
生下一个娃娃出众，
兀的不喜煞了主人翁？
一岁又一岁，看看五六岁，
聪明又伶俐，关煞尽开通，
兀的不喜煞了主人翁？

这是一套《楚江换头》的昆腔，唱得抑扬顿挫，如抗如坠。唱的地方，是在水心亭子里面。但见亭子里坐着两名美姬。一个肌肤丰腴，一个体态轻盈，丰腴的，穿着妃红衫子，轻盈的，穿着浅碧衣裙，红衫的按笛，碧衣的度曲，还有一



葫芦·程瞻庐